

残 照

(日) 北方谦三 著
杨 军 (逸博) 译

9 8 8 8 2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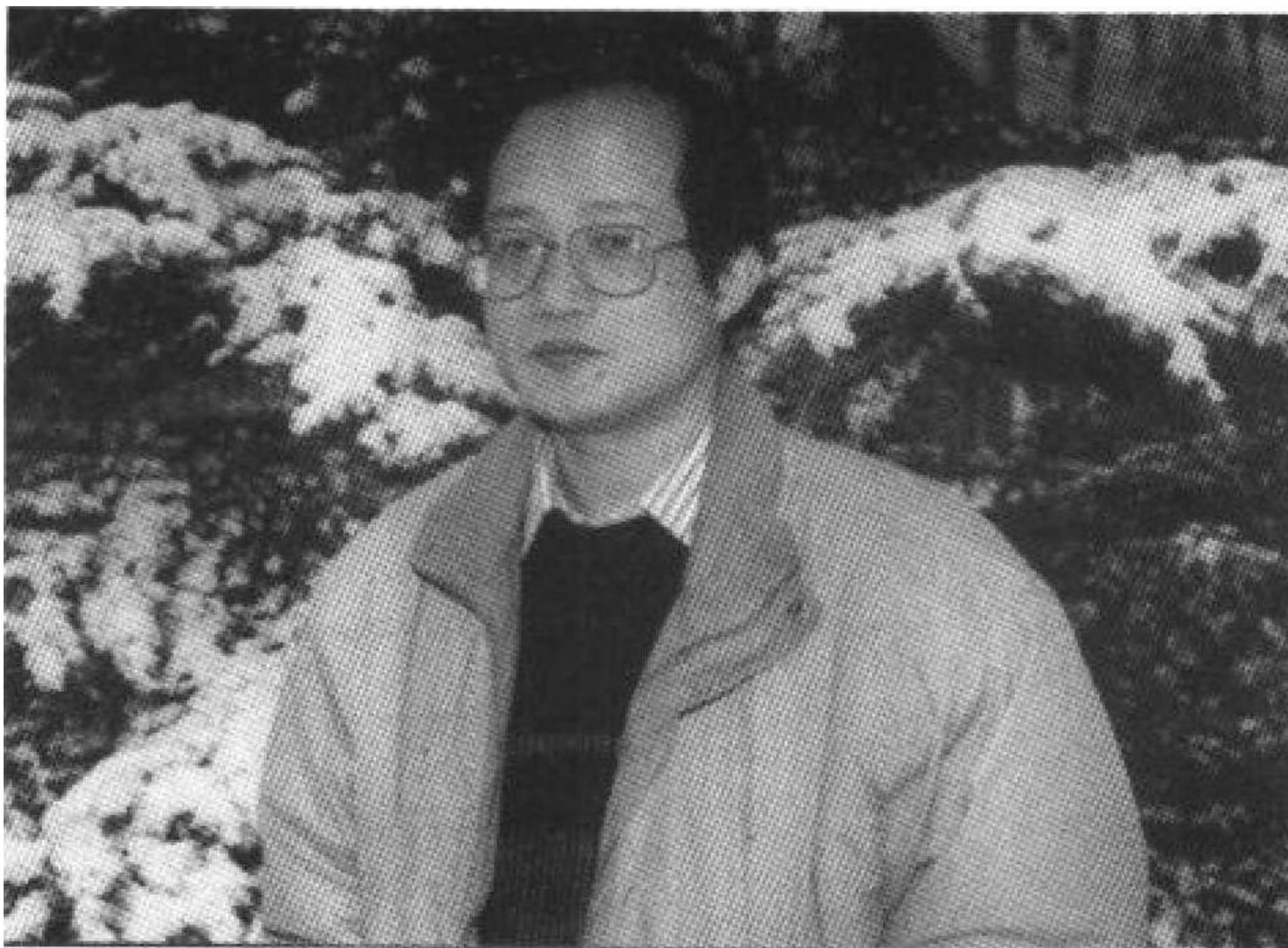
群 众 出 版 社

二 年 ·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下村因追寻不辞而别的女友和子来到N市，却得知她已与医生冲田在一起。为了报复，他决定天天到冲田那儿捣乱，却不料从第一天起就遇上了真正的捣乱者，并被误认为是冲田雇用的人而挨了一刀。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下村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已是癌症后期的冲田决心在自己的土地上建一座老年医院，而黑社会的人为满足私利却以种种恶劣手段逼他卖地，冲田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与他们抗争着，和子为此深爱上了冲田。知道这些后，下村竟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与川中等人一起帮助起冲田来，但最终冲田还是以自己的方式结束了这场争斗。

译者简介



杨军（笔名：逸博、篱下），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生于中国北京市。一九七六年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学习日本语。一九八五年发表第一篇日本语翻译短文。迄今为止，已经翻译出版了六百多万字、三十多部（套）的日本语小说、连环画及一百多篇中短篇作品。近年来多以翻译日本侦探推理小说为主。一九九八年获“全国首届侦探小说大赛翻译奖”。现为中国翻译工作者办会、中国法制文艺委员会、中国侦探作家联谊会会员。格言：是播种，总会有收获。

目录

一	尾灯.....	(1)
二	中途.....	(8)
三	钢琴.....	(16)
四	柜台.....	(26)
五	答案纸.....	(35)
六	诊所.....	(42)
七	夜.....	(53)
八	土.....	(61)
九	星期日.....	(71)
十	鱼腹.....	(78)
十一	伤.....	(87)
十二	两人.....	(95)
十三	微笑.....	(106)
十四	气.....	(115)
十五	太阳穴.....	(124)
十六	裸体.....	(132)

十七	意思.....	(141)
十八	夜景.....	(150)
十九	鱼.....	(159)
二十	雾雨.....	(170)
二十一	父亲.....	(180)
二十二	梦.....	(188)
二十三	手.....	(200)
二十四	汗.....	(209)
二十五	医师.....	(218)
二十六	烟斗.....	(226)
二十七	幻.....	(235)
二十八	替身.....	(242)
二十九	幕.....	(250)
三十	遥远的光.....	(257)

一 尾 灯

潮水的味道散发出来了。

我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喜欢大海的。这大概是因为我生长于长野县山中的缘故吧，记忆中游泳也只是在湖里。去海边游泳只是从东京到这里后才开始的。

但现在也不是游泳的季节。

我带着所有的财产：已跑了两万公里的RX—7型汽车、放在后面座位里的两个手提皮箱以及取光了银行存款才使它变得稍微厚起来的牛皮钱包。在我看来，这些似乎都不是我的财产。

这个讨厌的镇子——无论是初次还是再一次来到这里，我都是这样想的，现在也没改变。夕阳将天边染成了红色，完全覆盖了镇子，简直像一个浸满了血水的镇子。

我，十天里第二次点燃了香烟。公司桌子的抽屉里面躺着五年前的煤油灯，油的气味已变得闻不出来了，若用棉花沾上汽油放到里面，好像还可以

使用。别的私人用品都已扔掉，只留下了那盏灯。

下了高速公路，过了约二十分钟就到达了火车站。我住在了火车站旁边的四层商业旅馆里。我并没打算在这个镇上长住。一个小窗子、床和浴室，有这些就已经足够了。床的旁边为了保持足够通行的空间，连椅子都没有放。

我过了一会儿才坐在床上。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怎么也无法进行思考。直到十天前我无论是在床上也好，在公司的桌旁也好，在电车里也好，甚至在吃饭时都在持续思考着一件事。

现在却什么也不用思考了，也许是已下定决心要干的缘故吧。

抽完两支烟后，我站起来把电话拿在手中。

电话接通，铃响过三遍后，从对方传来的仍是留言电话。从十天前通过话后，不管打过多少次都是电话留言。还是找不到信息。

放下电话后我走出了屋子，在走廊里的自动售货机处买了两罐啤酒。我打开其中一罐，边喝边走回房间。

窗外已开始暗了下来，连花儿都看不清了。旁边的建筑的砖红色的墙仿佛伸手可及。

两罐啤酒全打开了。指甲缝里满是黑色的污垢，真让人别扭。我把一个手提箱翻倒过来，恰好发现了指甲刀，于是屋子里面响起了“啪、啪”的剪指甲的声音。剪掉手、脚上的指（趾）甲后我又

冲了个澡。当腰里围着用旧了的浴巾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六点了。

我在毛衣外面加了件牛皮的工作服。
走出房间后，我上了车。

虽然天暗了下来，可镇子还是那么让人讨厌。
行驶的车也不让人中意。走在人行道上的年轻人的笑脸也让人讨厌。我来到了我想去的街道的入口处。

这是条连停车位都难以找到的街道。我毫不介意地开了进去，一边看着街两边的灯光广告，一边慢慢地往里开。出租车在后面鸣笛向我示意，我不去理会。

来到一家外面停着一辆保时捷轿车的店前。可能是没有什么买卖的缘故，再没有什么别的车辆。尽管如此，我还是产生了想要一杯啤酒的想法。我看了一下店名——“布拉特·迪鲁”。令人讨厌的名字，于是我放弃了进去的打算。

开过那个店后，我又往里开了几百米。

我找到了一个车与车之间的缝隙，强行将RX—7的尾部倒了进去，又经过三次调整，终于在很窄的地方将车子停了进去。假如是在欧洲的话，可以一边把前后的防撞器撞开，一边开进去，但在日本却只有警察可以这样做。

我曾经在巴黎呆过一年半。那时，工作之余我做过空手道馆的教练。我那时是作为开设分店的后

备人员在那儿等了一年半，后来因为总店计划的终止又被召回了日本。

和她见面也是那时的事，回到日本后也进行过联系，那是因为在巴黎她受到过我的关照，因此她请我吃饭，以后就常常见面，发生了关系。在她的公寓里我们一起生活过。因为不想被女人养活，我就仍旧做我的职员，偶尔给她买些衣服什么的。因为住在一起，房租也是对半支付。

下了车，我走向了几十米外的挂着标有“明实”字样的绿牌子的店。我看了一下表，六点四十分。

推开门，里面还没有客人，连音乐也没放。

“哎呀，请进。”

经理说道。一开始他的表情还很疑惑，转而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旁边还有一位像是女领班的女子。

“洋子已经不在这里了。”

“上掺水的威士忌。”

我毫不在意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点燃了一支烟。

“洋子已经不干了。”

“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噢，她是做生意做得很好的姑娘，我们也不希望她不干了呀。”

好像是在影射是因为我她才不干了。这个月

我只来过这儿两次，和我来过这个镇的次数一样，我是为了和她见面才来的。只有在这个店才能见到她。

掺水器在柜台处放着。连女领班也是位新面孔，她在柜角处折着餐巾纸，没往我这边来。

喝了两杯后，我去了趟厕所。回来时店老板正在打电话，女领班还在柜台里面。热毛巾送来了，音乐也响起来了，一副就要营业的样子。

“下个月是赚钱的时候了。”

“恐怕不是吧。马上到年关了，只有一点点收入。”

“这里难道不全都是工厂么？”

“是啊，可是人口和东京可不一样。”

无聊的对话。那个女领班还在店角折餐巾纸。

“说到洋子，她在东京能呆得长久吗？”

“你了解她吗？知道她的事儿吗？”

“我想她是个好姑娘。可是，只待了一个月。我只是有点儿想她罢了。”

女领班向店老板使了个眼色，店老板迟疑了一下。这意味着什么呢？

她的名字其实不叫洋子，而叫和子。她换一个店就换一个名字。

干酒吧和餐饮业可能都是这样的吧。

“我打过电话，可是人总不在家。听说也没往这边打过电话。”

“哎，已经不干了嘛。”

“我说的是辞职以前的事。”

“噢，洋子一张嘴就说讨厌。现在不说那样的话了吧。”

“就不能说得干脆点儿？”

也许是比较正直的说法吧，我这一个月来确实扮演了一个纠缠不休的角色。现在，人家当然还觉得我是个纠缠不休的家伙。但是，和子现在是否也这样想呢？

设置电话留言的地方看起来就是在这条街上。这条街上有几家酒吧，要是把每一家都转过来，恐怕得费一定的时间吧。

时间是充分的。我是向公司请假后才来到这个镇上的。

又喝了两杯威士忌后我交了钱。我走出这家店子。人渐渐地变得多起来。我想真正的夜晚还没来临。我一点儿食欲也没有。

上了车，我顺着来时的路开回去。

汽车离开了这条繁华街道，而她是否在“明实”却还没搞清楚。可能此时刚过了去公司上班的时间吧。我难道不是向公司请了假才到这条街上来的吗？今后我每天晚上都要出现在“明实”店里。

面对着大海的方向，我想那边可能车子比较少吧。我倒不是想去一个车辆稀少的地方，而是因为那是一条我不熟识的街道，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只会

是我一个人，因此我才想去。

我开车前往海滨的路。

有时对面开来一辆车，我就急急忙忙地关掉大灯。我只用低挡在曲折狭窄的路上慢慢开着。

车里音响播放着不可思议的、动听的声音。后面有一辆车跟了上来并超过了我。

尾灯离远了。我这辆破车，想开快时偏开不快，只是发出低低的响声。我觉得好像连自己自言自语的声音都听不到了，突然之间我觉得眼前直发黑。

超过去的那辆车，我能看见它的尾灯。一度和我拉开距离的它又渐渐慢了下来，可能是速度下降的缘故吧。我想我应该停在附近的什么地方，而那辆车却已停在了路当中，刚好把我的车子挡住。

我踩了刹车。那辆车的左右只有很危险的空间可以让别的车通过。

它的尾灯还在慢慢地闪烁，堵着我的路……该死，就是它堵住了我这辆车。

我将挡调到了低速上，想把停下来车再次发动起来。

二 中 途

两个人都比我年轻好多。

可能他们也就二十来岁吧。一个家伙嘴里嚼着口香糖，还有一个家伙两只手插在口袋里。

“说了讨厌的话就从街上溜了吗？”

手插在口袋里的那个家伙说道。我目测了一下，与两个人只有几步的距离，也就三四步吧。再迈出一步就是最佳的搏斗距离。

“明白了吗？明天你胆敢再来街上的话。”

“那又怎么样？”

“哼！让你知道知道！”

对方迈近了一步，我没动。脑子里想象着出拳的样子。我肯定能把对方的肋骨打断一根。对方又迈近了一步，并一脚踹了过来。我脑子里又想了一下轻易躲过去的样子。实际上我被打弯了腰，可能是被膝盖顶了小肚子。对方又朝我脸上打过来，就在将打上未打上的时候，我向后倒下，躺在地上。什么也不知道的家伙可能还以为同伴干得不错呢，

而动手的那个家伙却傻乎乎地愣着，脸上一副没解气的样子。

“已经可以了。”

两个人停了十秒钟。我觉得很不舒服。

“怎么样，够受的吧，在这儿躺到明天早上吧。”

“怎么？还敢盯着我看？”

“没用的家伙，再到那条街上去只能是这种后果。”

“小心打你个半死。”

嚼口香糖的家伙把口香糖吐掉后说道。两个人都离开我有一段距离。我慢慢地站起来，把手伸进上衣口袋里。我掏出了烟，却怎么也点不着火。两个人觉得没有再动手的必要，便半挑衅地说：“明白了吧！”

他们上了车，疾驶而去。

这是条连小阿飞都不感兴趣的街道，但我却在这儿挨了打，值得考虑一下。虽说是从那条街上出来的，可我即不是大人物，又不是坏蛋、恶人。另外，进了这个镇后我什么也没干，只不过在旅馆里磨蹭了一会儿，又去“明实”喝了四杯苏打水。

我回到车上，在这条不常有车的路上掉了个头，换了个方向。真有趣，什么事都没做，也没见到和子，只不过问了两三句话，于是就发生了以上的事，真有意思。

应该再去看看。我突然好像有了要这样做的理由。

我把车停在一个小餐厅前面。这是一家位于码头旁边的餐厅。坐在凳子上，我点了一份烤鱼和一大碗饭。虽然没什么食欲，可是点了就得吃下去，身体要紧。

我一边看着凳子那头儿的电视，一边抽了两支烟。我付完账出来后认为谁都不会注意我。

我又回到了那条街上，在入口处停下了车，步行走了进去。刚才停车的地方我无论如何是不会再找到了。

我走进了“明实”的走廊，店老板走了出来，却又好像没看见我的样子，又向里面走去。

我靠在涂满石灰浆的墙边等待着。不管是两个小时还是三个小时我都能等。这家伙如果还不出来，就等到打烊吧。

脑子里还是什么也想不起来，只好决定要干点儿什么了。

我一直站在那里，店内人们的吵闹声不绝于耳，既有欢笑着的人们，又有唱歌的家伙。人群吵嚷、喧闹的声音就像树林里的风声。还是孩提时代时，我常常倾听那种声音。这不是个让人可以沉睡的夜晚，但听一听这种声音也没什么可怕的。这是我从生下来就经常听到的声音。

我的家就是坐落在长野县山中一处温泉边上的

一个旅馆。父亲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去世了，是装在袋子里被埋葬的。现在传来的肯定不是树林中的风声，可能是喧闹的客人们发出的声音吧。

木制的小门打开了。出来的是抱着啤酒箱的店老板。

我迅速地站到了他的后面，店老板根本不知道。就在他弯下腰放啤酒箱的时候，我拍了拍他的肩。等他转过身子的时候，我照他的肚子就是一拳。

店老板半点声音也没发出来，像虾一样蜷着身子躺在地上，只是双脚在微微地颤动。

“知道我是谁吗，老家伙？”

过了一会儿，我对着店老板的耳朵说道。

“我想我向你请教过很多问题啊。”

“真后悔呀。”

非常孱弱的声音。他连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慢慢地用两膝支撑着想站起来。我揪着店老板的发髻，将他的上身拉了起来。我又打了他两三个耳光。

“刚才那两个小流氓是怎么回事？下回再碰见我的话，一定要先想想该怎么做人，别叫我脏了手！”

“我……”

“好吧，告诉我和子在哪家店里。你最好合作一点儿。”

“不知道。”

“你是知道的。可能你是在算计利弊得失吧。”

是受点苦再回答呢，还是不受苦就说出来呢？你选哪一种？”

“不知道。”

我在不放松他发髻的同时又轻轻地踢了一下他的肚子。两脚、三脚，一定会是很痛苦的。隔了一小段时间，我又踢了他三脚。

“在这方面我可不是专家。我可不知道打你几下你会死。”

我又踢了三脚，每隔一小会儿就踢他三下。到底踢了多少下连我都忘记了。看来是产生了效果，他可能在考虑如何解脱呢。

“住手，请停下来。”

“还是说出来比较好。”

“在川中的店里。”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川中那家伙开了个店，就是那家叫‘布拉特·迪鲁’的店。我求他收留、照顾和子。”

“说什么不干这一行了，看来还是不想停下来。你刚才不是说她变了么？看起来还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

我松开了他的发髻，看来不教训他他就不说。我满手都是洗发香波的味道。我点着了一支烟，朝拿着烟的左手喷了几口烟，好像这样做可以盖住左手上洗发香波的味道。

“你刚才说……”